

严峰 主编

被 湮没 的 篇章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013062298

1266

377



严峰
主编

被湮没的篇章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1266
377



北航

C167096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湮没的篇章 / 严峰主编. —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452 - 1389 - 8

I. ①被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0671 号

责任编辑 吴 迪
封面设计 张 璎
技术编辑 李 荀

书 名 被湮没的篇章
主 编 严 峰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网 址 www.shp.cn
锦绣书园 shjxwz.taobao.com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开 本 670×1028 1/16
印 张 13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52 - 1389 - 8 / J. 845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 - 56477080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编委会

主 编 严 峰

副 主 编 曹娅卿 郭培忠

尹士亮

执行主编 李海燕 张 捷

序

二十一年前的春天，当贾平凹在西安为创办《美文》杂志向孙犁先生约稿时，孙先生给这位素来为他看重的文坛小友回了一封长信，推心置腹地表达了自己的“美文观”：

所谓“美”，在于朴素自然。以文章而论，则当重视真情实感，修辞语法。有些“美文”，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，成为时装模特。另有名家，不注意行文规范，以新潮自居，文字已大不通，遑谈美文！……本来一句话，一个词，可以说清的意思，他一定连用许多同类的词，像串糖葫芦一样，以证明词汇丰富，不同凡人，这样的美文，也是不足称的。近年“五四”散文，大受欢迎，盖读者已发见新潮散文，既无内容，文字又不通，上当之余，一种自然取向耳。

显然，在孙先生的心目中，所谓“美文”的第一要义，是以通顺文句表达真实情感，以构成一种朴素而又自然的文风。他认为，当日“五四”新文学散文得以为读者认同的根本原因，正是因为他们心理上，对所谓当代名家和新潮作品的厌弃。

如今，试以此种标准来看因各式各样的缘故曾被“湮没”，而今又为本书编者所推重，得以选入书中的这些篇章，那么，无论是陈独秀《江南乡试》，还是李大钊《五峰游记》；无论是鲁迅《风筝》，还是朱湘《打弹子》；无论是郑振铎《蝉与纺织娘》，还是林徽因《蛛丝和梅花》；无论是孙福熙《清华园之菊》，还是杨振声《圆明园之黄昏》；无论是郁达夫《钓台的春昼》，还是徐蔚南《快阁的紫藤花》；无论是夏丐尊《幽默的叫卖声》，还是梁遇春《又是一年春草绿》；无论是王统照《旅途》，还是罗黑芷《乡愁》；鲁彦《父亲的玳瑁》，还是石评梅《父亲的绳衣》；无论是陆蠡《囚绿记》，还是宋之的《新芽》；无论是朱自清《冬天》，还是庐隐《异国秋思》……无不是文通句顺，朴素自然，表情达意，真实亲切的“五四”新文学文风的载体。因此，它们能以《被湮没的篇章》的

书名,被以“锦绣文章”为修饰词的出版社接受出版,应该说是彼此的幸事,是名至而实归的。

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文献研究者,我自己不仅盼望着能够尽快悦读这些虽非名篇实系佳作的“五四”新文学散文,而且乐观本书早日上市,并能够成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的漂流读物。更期待本书发行和流通之后,会有更多的读者向编者提出自己素心喜好的“被湮没的篇章”,既让文学的光华不断发扬,更让本书的内容愈益丰盈,从而不负当日那些锦心绣口、立言作文的文坛先辈们。是为序。癸巳端午日写于金陵江淮雁斋。

南京大学教授,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

徐 雁

目 录

序 / 1

- 陈独秀 江南乡试 / 1
- 鲁 迅 风筝 / 6
- 五猖会 / 8
- 琐记 / 11
- 夏丏尊 猫 / 16
- 谈吃 / 21
- 幽默的叫卖声 / 23
- 李大钊 五峰游记 / 25
- 罗黑芷 乡愁 / 28
- 杨振声 圆明园之黄昏 / 31
- 刘半农 饿 / 34
- 许地山 愚妇人 / 37
- 梨花 / 38
- 荼蘼 / 39
-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/ 41
- 移家琐记 / 46
- 半日的游程 / 50
- 王统照 青纱帐 / 53
- 旅途 / 55
- 徐志摩 想飞 / 62
- 海滩上种花 / 65
- 阿嚶 / 70
- 庐 隐 异国秋思 / 74
- 孙福熙 北京乎 / 77

- 归航(节选) / 78
清华园之菊 / 81
谢六逸 鸭绿江节 / 88
郑振铎 蝉与纺织娘 / 90
月夜之话 / 93
离别 / 97
朱自清 冬天 / 102
女人 / 103
看花 / 108
徐蔚南 快阁的紫藤花 / 111
山阴道上 / 113
鲁彦 雪 / 115
父亲的玳瑁 / 118
故乡的杨梅 / 123
石灵 无花果树 / 127
石评梅 雪夜 / 130
父亲的绳衣 / 133
墓畔哀歌 / 134
林徽因 蛛丝和梅花 / 138
彼此 / 141
一片阳光 / 144
朱湘 打弹子 / 148
江行的晨暮 / 151
迎神 / 152
戴望舒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
——西班牙旅行记之三 / 154

- 山居杂缀 / 158
- 梁遇春 又是一年春草绿 / 161
第二度的青春 / 163
- 缪崇群 茶馆 / 166
花床 / 169
- 陆 蠡 松明 / 171
庙宿 / 172
囚绿记 / 179
- 靳 以 窗 / 182
萤 / 185
鸟和树 / 186
- 叶 紫 岳阳楼 / 188
- 萧 红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/ 191
长安寺 / 192
林小二 / 193
- 宋之的 新芽 / 197
- 后 记 / 198

陈独秀(1879—1942)，安徽怀宁人。原名庆同，官名乾生，字仲甫，号实庵，现代革命家、学者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，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领袖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。有《独秀文存》行世。

江南乡试

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，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，大家仍旧在梦中。我那时所想像的灾难，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；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，不如积极地用点功，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，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。所以在那一年中，虽然多病，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，好在经义和策问，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，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。至于写字，我喜欢临碑帖，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，我心里实在好笑，我已打定主意，只想考个举人了事，决不愿意再上进，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！我们弟兄感情极好，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，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，而始终保持着温和态度，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，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。

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，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，出门到南京乡试了。同行的人们是大哥，大哥的先生，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，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，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。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，很多愿意坐民船，这并非保存国粹，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，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“奉旨江南乡试”几个大字的黄布旗，一路上的关卡，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，也不敢前来查问，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。我们一批人，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，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！

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，除我以外，都到过南京乡试的，只有我初次出门，一到南京，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，真是乡下佬上街，大开眼界。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——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，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。我坐在驴子背上，一路幻想着，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

不知如何的繁华美丽,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,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。进城一看,我失望了。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,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,然而房、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,城北一带的荒凉,也和安庆是弟兄。南京所有的特色,只是一个“大”。可是房屋虽然破烂,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;城厢内外惟一的交通工具,只有小驴子,跑起路来,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零当啷声,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,坐在驴背上的人,似乎都有点诗意。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、马车还没有,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“市虎”,南京人所诅咒的“棺材”和公共汽车,更不用说;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,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;因为甲午战争后付了巨额的赔款,物价已日见高涨,乡试时南京的人口,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,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,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,人们已经叫苦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南京人的面容,还算是自由的、快活的,至少,人见着人,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,或是暗探。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?不是,绝对不是,这是别有原因的。

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,到南京的头一夜,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。第二天一早起来,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,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。留下的三个人,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,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,当然不便御驾亲征,失了尊严;第二个是我大哥,因为他不善言辞;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,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。午后寓处找着了,立刻搬过去,一进屋,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,全大睁着眼睛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异口同声地说:“这屋子又贵又坏,真上当!”我听了真莫名其妙,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,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?过了三四天,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,才发现了上当的缘故。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,来找房子的时候,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,坐在窗口做针线。等到一搬进来,那位仙女便化作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。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,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伎,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。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,有的是亲眷,有的是土娼。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,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,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,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、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,此时也会不翼而飞。好在考先生都有“读书人”这张体面的护符,奸淫窃盗的罪名,房东哪敢加在他们身

上！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，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，因为他们开口便说：“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，你们污辱我们做贼，便是污辱了皇帝！”天高皇帝远，他们这几句大话，未必真能吓倒商人，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，一句话得罪了他们，他们便要动野蛮，他们一和人打架，路过的考先生，无论认识不认识，都会上前动手帮助。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，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，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，就是闹到官，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，官也没有办法。南京每逢乡试，临时增加一万多人，平均一人用五十元，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账。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，特别是状元境一带，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，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。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，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，不动野蛮，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，商请妓家减价而已，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，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！

我们寓处的房子，诚然又坏又贵，我跟着他们上当，这还是小事，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。屋里没有茅厕，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，大门外路旁空地，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。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，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，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。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，不但我的大哥，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，本来是个道学先生，开口孔、孟，闭口程、朱。这位博学的老夫子，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，并且还知道什么“男女有别”、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礼教，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，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，只好当作没看见。同寓的几个荒唐鬼，在高声朗诵那礼义、廉耻、正心、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，时到门前探望，远远发现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，他便扯下裤子蹲下去解大手，好像急于献宝似的，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。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，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，已经气闷，还要受别人的笑骂。骂我假正经，为什



么白天不去解手,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,弄得一屋子的臭气!“假正经”这句话,骂得我也许对,也许不对,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,而且自己贼得很厉害,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,大约不会推辞,可是像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,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。

到了八月初七日,我们要进场考试了。我背了考篮、书籍、文具、食粮、烧饭的锅炉和油布,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,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,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。一进考棚,三魂吓掉了两魂半,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,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。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,然而要低得多,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,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“矮屋”滋味自豪的“矮屋”。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,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。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,好容易打扫干净,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,就算是写字台。睡起来,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。一条号筒内,总有一两间空号,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,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“屎号”。考过头场,如果没有冤鬼缠身,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,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,被贴出来,二场进去,如果不幸座位编在“屎号”,三天饱尝异味,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。那一年南京的天气,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,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。号门都紧对着高墙,中

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,上面露着一线天。大家挂上油布之后,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,空气简直不通。每个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,大家烧起饭来,再加上赤日当空,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。煮饭做菜,我一窍不通,三场九天,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。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,考头场时,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,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,全身一丝不挂,脚踏一双破鞋,手里捧着试卷,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;走着走着,脑袋左右摇晃着,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,念到最得意处,用力把大腿



一拍，跷起大拇指叫道：“好！今科必中！”

这位“今科必中”的先生，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。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，我并非尽看他，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；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，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；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，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、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；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，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；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《时务报》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！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、梁派之最大动机。一两个钟头的冥想，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。我此次乡试，本来很勉强，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！

（原载一九三七年《宇宙风》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期）

鲁迅(1881—1936),浙江绍兴人。字豫才,原名周樟寿,1898年改为周树人,字豫山、豫亭,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。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、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。作品包括杂文、短篇小说、评论、散文、翻译作品。对于“五四运动”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。

风 箏

北京的冬季,地上还有积雪,灰黑色的秃树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,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,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。

故乡的风筝时节,是春二月,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,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,没有风轮,又放得很低,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。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,早的山桃也多吐蕾,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,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哪里呢?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,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,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,不但不爱,并且嫌恶它,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,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,多病,瘦得不堪,然而最喜欢风筝,自己买不起,我又不许放,他只得张着小嘴,呆看着空中出神,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,他惊呼;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,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,在我看来都是笑柄,可鄙的。

有一天,我忽然想起,似乎多日不看见他了,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,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,推开门,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。他向着大方凳,坐在小凳上;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,失了色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,还没有糊上纸,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,正用红纸条装饰着,将要完工了。我

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瞒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意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下，踏扁了。论长幼，论力气，他都是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。后来他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留心。

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，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，我已经是中年。我不幸偶尔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开，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，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，堕着。

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：送他风筝，赞成他放，劝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们嚷着，跑着，笑着——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

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：去讨他的宽恕，等他说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”。那么，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，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们会面的时候，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“生”的辛苦的条纹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，我便叙述到这一节，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。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我想，他要说了，我即刻便受了宽恕，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。

“有过这样的事么？”他惊异地笑着说，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？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。

我还能希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只得沉重着。

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，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

（原载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《语丝》周刊第十二期）

五猖会

孩子们所盼望的,过年过节之外,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。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,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,一定已在下午,仪仗之类,也减而又减,所剩的极其寥寥。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,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。于是,完了。

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:这一次所见的赛会,比前一次繁盛些。可是结果总是一个“差不多”;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,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,花一文钱买下的,用一点烂泥,一点颜色纸,一支竹签和两三支鸡毛所做的,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,叫作“吹都都”的,吡吡地吹它两三天。

现在看看《陶庵梦忆》,觉得那时的赛会,真是豪奢极了,虽然明人的文章,怕难免有些夸大。因为祷雨而迎龙王,现在也还有的,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,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,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。那时却还要扮故事,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。他记扮《水浒传》中人物云:“……于是分头四出,寻黑矮汉,寻梢长大汉,寻头陀,寻胖大和尚,寻茁壮妇人,寻姣长妇人,寻青面,寻歪头,寻赤须,寻美髯,寻黑大汉,寻赤脸长须。大索城中;无,则之郭,之村,之山僻,之邻府州县。用重价聘之,得三十六人,梁山泊好汉,个个呵活,臻臻至至,人马称妮而行。……”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,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?可惜这种盛举,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。

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,北京的谈国事,为当局所禁止,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,读书人即所谓士子,也大抵不肯赶去看。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,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;我关于赛会的知识,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中得来的,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“眼学”。然而记得有一回,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。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,称为“塘报”;过了许久,“高照”到了,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,一个汗流浹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;他高兴的时候,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,甚而至于鼻尖。其次是所谓“高跷”、“抬阁”、“马头”了;还有扮犯人的,红衣枷锁,内中也有孩子。我那时觉得